

曾国藩家书

原刻足本

上

RRXZWK  海南出版社



曾国藩家书

上

原刻足本

曾国藩著 钟叔河整理·校点

海南出版社

曾国藩家书

下

原刻足本

曾国藩著 钟叔河整理·校点

海南出版社

-X
1
27
8

琼新登字 04 号

人人袖珍文库

曾国藩家书

责任编辑:李升召

封面设计:戈 巴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48 印张:19 1/6 字数:512 千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590—927—X/Z • 48

定价:15.80 元

人人袖珍文库

缘 起

语云，一息尚存书要读；但无论如何，读书应是乐事而非苦事。

那些顶盔贯甲如临大敌的书，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双手捧读的书，真正把读者害苦了。还有那些高头讲章、新旧八股、假大空言，读来亦只能如木皮道人所云，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人生有限，书海无涯，故不能不慎择所读之书。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全球文明的时代，读书的内容、方式和习惯自不能不异于昔时。现代人不能像申公豹，脸永远朝着背后，而应该面向前方，面向未来；同时为了向前，又必须先弄清自己是从何而来，现在又立足何处。《人人袖珍文库》所收的，都是中外古今名作，尤其注重那些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不悖于现代审美观念的著作。文

庫的選目堅持“雙百”方針，不限類，不限時，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條：一定要是有全人類文化累積價值，不會被歷史的潮流所拋棄，父親讀過兒子還會要讀的書。

選定書目，當然是最要緊的，但光有這還不能適應“時少事煩”的現代讀者的要求。《人人袖珍文庫》的特点有六個字：開本小，字體大。開本一律採用特定的四十八開本，立在書架上和普通三十二開本差不多高，外出旅行時衣袋內可以裝，坐着躺着隨地隨時可以讀。字體一般用老五號字，經典和詩詞或用小四號字，特大的長篇也決不用六號小字，以保護讀者特別是少年讀者的視力；同時排版注意疏朗美觀，校對力求消滅錯字，印刷盡量選用好紙，保證讀來悅目賞心，不致使人手酸眼痛。

總之，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庫》的唯一宗旨。我們無意在高閣或高架上和古文典冊比高低，唯願能成為緊張忙碌之餘還想從書中得一點安閑和愉悅的現代人的朋友，唯願能使朋友們特別是青年朋友們能通過閱讀多得到一點人類文明各方面的知識。區區此意，識者鑒之。

鍾叔河、袁大川，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

曾国藩家书

编者前言

以“三纲五常”即“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教义为核心的专制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同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精神是绝对相反的。现代化过程已经改变而且必将继续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许多历史上的明王良相、孝子忠臣，用现代人的眼光（人性与人道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已不能保住“传统”给他们涂饰上去的色和光。伟大的未见得永远伟大，庄严的未见得永远庄严，曾国藩亦是如此。

曾国藩活动在人生舞台和政治舞台上的道光（光）咸（丰）同（治）三朝，中国的宗法社会和专制国家这座巍峨大厦，经过几千年风吹雨打，鼠咬虫伤，已经无可挽回地开始崩坏了。曾国藩以他非凡的意志和才能，“秀才肩半壁东南”，自觉地充当了这座将倾大厦的最后一根支

柱。他把个人能动性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的胜利与成功，却终究无法“挽回劫运”。从这个人物身上，尤其是从他留下的数十万字家书中，深刻地显示出历史潮流无法抗拒的真理，生动地表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的领袖”的悲哀。

一切希望把专制宗法统治延续下去或变相延续下去的人如蒋介石等，无不把曾国藩作为精神导师，想从他那里学习“修齐治平”的道理。一切希望彻底结束专制宗法统治，希望中国早日彻底现代化的人，也应该读一读曾国藩的书，尤其是他对家人讲的私房话，才能够明白专制政治的理论和权术，明白宗法社会的道德和原则，明白我们是从何而来，现在立身何处，而为了要走向现代政治和社会又得如何起步。专制政治和宗法社会的“肉体”是死了，但它们的“精神”还不死，还在不断地干预我们，缠绕我们，甚至侵入到我们头脑里，盘踞在我们心头上，不是还有父母为了要子女“学好”而把子女活活打死的吗？

我们要现代化，就不能要宣扬维护专制宗法统治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一切专制宗法社会里形成并遗传下来的东西都有害无益，

都必须摒弃。曾国藩家书，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帮助现代读者了解现代前中国政治、社会、家庭的好材料，但其认识价值还不限于此。198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载，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也说：“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

既然曾国藩的某些治军为政之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认为“不无道理”“可以借鉴”，那么他的读书作文之法，待人接物之宜，教子训弟之方，修身养性之得，亦无妨视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弃有取，有批判有吸收，而无须一概加以抹杀。我从来就不认为曾国藩是什么“古今完人”，事实上除了雷锋也很难再有真正的“古今完人”，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曾国藩是一位有影响的古人。刘伯承、薄一波

他们在研究治军为政之道时，无法向雷锋同志学习，却并没有排除从曾国藩家书中吸取某些有用的经验。由此可见，古人的某些（不是全部）经验，包括实践的经验 and 认识上的经验，是可以超越时空，给天下后人作为借鉴的。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 11. 26），死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3. 12）。他死后七年，用“湖南传忠书局”名义刊行了《曾文正公家书》八卷，《家训》二卷，这就是1879至1979一百年间无数版本据此而印，所有诵习引用据此而传的唯一的刻本。这次就一字不删的将这个原刻本整理印行。所谓整理，即：①改正原刻本的错字（均出校记，用方括弧著于正文之后），②于原有发信年月之后加上发信地名，③每封信提要一至三语，④分段标点。同时，把《曾文正公家书》易名《曾国藩家书》，分成上下二册，保留原有卷次，只把几封给儿子的信移入《家训》，使体例一致。《家训》也保留分卷，单作一册，易名《曾国藩教子书》。这是我在1986年用过的书名，但那只是个节选本，现在有了这个足本，已决定收回节选本的版权，不再重印。

钟叔河 1993年3月6日

曾国藩家书
目 录

上 册

卷一 1—112

道光二十年二月
至道光二十四年八月

卷二 113—224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
至道光二十九年四月

卷三 225—322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
至咸丰四年十一月

卷四 323—437

咸丰五年正月
至咸丰八年八月

曾国藩家书
目 录

下 册

卷五 439—551

咸丰八年八月
至咸丰十一年三月

卷六 553—669

咸丰十一年四月
至同治元年十月

卷七 671—787

同治元年十月
至同治三年四月

卷八 789—906

同治三年四月
至同治十年十一月

曾国藩家书卷一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京寓

○到京一路清吉平安

○同乡殁逝光景一变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廿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馀里至河南八里汉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馀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长郡会馆卸车。

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

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誉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接家眷之说，郑小珊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问至矣，歿后加太子太保衔。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殁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切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

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柩，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京寓

○报告京寓生活近况

○求解楚善八叔之危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

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

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

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

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及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设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兹逢摺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

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京寓

○谨守父亲保身之训

○九弟诗略进功，文章未进

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亲在甘里铺发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馀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迹际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已看至三国，《斯文精萃》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